

社会调查中的“中间答案”： 设置与否的差别研究

□ 风笑天

[摘要] 采用实验研究的逻辑,利用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得的经验数据,对问卷设计中有关态度、评价问题答案设计的两种方法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调查问卷设计中采用没有中间答案的偶数形式与采用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所得到的调查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大小依据问题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范围从 5% 左右到 33% 左右。中间答案的出现主要“吸引”的是没有中间答案的问卷中一部分“比较级”的回答者,而对两个极端回答的影响不大。中间答案及其比例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况,还是一种自我隐藏的空间和结果,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社会调查;问卷设计;中间答案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3)01-0110-06

On Differences between Giving " Middle Answers" or Not in Surveys FENG Xiao-tia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experiment and with the data got from a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wo design methods of giving answers about attitude and evaluation in questionnaire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distinc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 from even number format which had no middle answers and the result from odd number format which had middle answers in it.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ranging from 5% to 33%, differs with the nature of questions. The middle answers mainly "attract" those respondents who want to answer with comparative degree, but have no effect on those respondents with extreme answers. Whether middle answers and their proportion in the questionnaire are objective existence or self-concealed space remains an issue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Key Words: social survey; questionnaire design; middle answer

社 会调查是众多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研究方式。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研究者用问卷作为工具来测量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社会特征。因此,问卷设计是研究者一项非常重要的设计任务。在设计测量被调查者的态度、主观评价等方面内容的问题时,研究者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

问题的答案设计究竟是采用没有中间答案的偶数形式,还是采用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

举例来说,对于下列问题:

请问你是否赞成“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

研究者在设计问题的答案时,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计成没有中间答案的偶数形式。

比如,“1. 赞成、2. 不赞成”;

或者,“1. 赞成、2. 比较赞成、3. 不太赞成、4. 很不赞成”。

另一种是设计成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

比如，“1. 赞成、2. 中立、3. 不赞成”；

或者，“1. 赞成、2. 比较赞成、3. 无所谓、4. 不太赞成、5. 很不赞成”。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客观上是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别的。相对来说，上述第一和第三两种答案过于简单化，不利于了解被调查者在态度程度上的不同差别。第二和第四这两种形式的答案则体现了态度程度上的差别。本文中以这两种形式的答案为例来进行讨论。

我们先看看在现实的社会调查中，研究者采用的是哪一种形式的答案设计呢？实际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实社会调查中两种形式的答案设计都有被研究者所采用。比如，孙秀林等在研究上海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时，采用的各项测量指标都是有中间答案的五点设计，如“1. 常同意、2. 较同意、3. 一般、4. 太同意、5. 不同意”、“1. 本不信任、2. 太信任、3. 一般、4. 较信任、5. 全信任”等（孙秀林，雷开春，2012）。而邢占军等人在研究党政干部心理工作环境与幸福感之间关系时，所使用的美国学者设计的“工作内容问卷”（JCQ）中的答案形式就是没有中间答案的四点设计，即“1. 非常同意、2. 同意、3. 反对、4. 非常反对”（邢占军，张燕，2010）。采用不同形式答案的研究者对调查结果的报告也是各自报告各自的。很少有研究者对为什么采用奇数形式或采用偶数形式的答案设计进行说明，更没有研究者去关注两种不同设计所得结果之间有无差别的问题。

其次，我们再看看现有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科书中对两种答案形式又是如何介绍和说明的。笔者考察了国外流行的几本社会研究方法的教材，包括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纽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贝利的《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结果发现，巴比的书中没有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但在他所列举的例子中，则都是既有奇数形式的答案设计，也有偶数形式的答案设计。例如，属于前者的如“你认为美国对于联合国财政上的支持是：1. 过高、2. 正好、3. 太低”；属于后者的如“美国是否应该派遣军队支持联合国的维护和平行动？1. 非常同意、2. 大部分同意、3. 大部分不同意、4. 非常不同意”（巴比，2000：217）。

纽曼在其教材中介绍李克特量表时说道：“选项应该要维持偶数平衡（例如，如果有‘非常同意’、‘同意’，就要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他同时指出：“关于是否要在显示方向的类别（例如，‘不同意’、‘同意’）之外，再提供中性类别（例如，‘不知道’、‘未决定’、‘没意见’），研究者之间有很大的争议”（纽曼，2007：252）。笔者认为，“不知道”的答案与另外两个答案不同，似乎不应作为中间答案看待，

而他书中同样既有奇数形式的例子，也有偶数形式的例子。比如，属于前者的有“很容易、一般、很难”、“一直都是、大部分时候是、有些时候是、很少是、从不是”。属于后者的有“定期、常常、不常、从来没有”、“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不知道”（此处“不知道”往往作为缺省值处理，而不是程度上的一个答案）（纽曼，2007：359—360）。

贝利在其教材的“回答种类安排形式”一节中专门谈到了定序变量的答案问题。他指出，“一个定序量表的种类则往往较具主观性，必须由研究人员来确定。”“他决定在最低和最高之间将会有多少种类，同时，一般来说，他要给这些种类提出中间项。”但他接着列举的“普遍使用的回答量级”中，则也是既包括奇数形式的答案设计，如“强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强烈不同意/不能回答”（此处“不能回答”往往作为缺省值处理，而不作为态度上的一个层次），也包括偶数形式的答案设计，如“肯定真实/往往真实/难得真实/从不真实/不知道”（此处“不知道”也往往作为缺省值处理，而不作为评价上的一个层次）（贝利，1986：177—178）。

上述两方面的状况表明，目前学术界中对两种答案设计方式都有采用。但对“这两种不同的答案形式所得到的调查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差别”，以及“如果存在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种差别的范围有多大”“这种差别对调查的结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实际调查设计和结果分析中研究者又应该如何应用不同的答案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尚缺乏探讨。这一状况对于提高社会调查质量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缺陷。本文的目标正是希望利用大规模调查所得到的经验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研究设计

为了经验地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笔者采用了与实验设计相似的基本逻辑，即选择两组完全相同的对象，在调查问题完全相同的问卷中，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答案设计，在较大规模的两个相同样本中进行调查，然后比较和分析不同测量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显然，要进行上述比较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保证用于比较的两组对象是相同的，即两组对象本身在各种特征上不存在先天不一致的情况。然而，现实社会中是找不到两组完全相同的对象的。因此，如何找到或“制造出”这样的两组对象，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1. 两个相同样本组的建立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2007年在全国12个

城市对 2 357 名在职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样本城市中选取相同的 15 种职业;再从这些职业中总共抽取 200 名左右、年龄在 18~31 岁的青年职工。更为详细的样本设计和抽样过程可参见笔者相关论文中的介绍(风笑天,2009)。该调查共发出问卷 246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35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

为了在一次调查中获得两个基本相同的子样本,笔者在调查设计中采用了随机化分发问卷的方法。笔者事先将调查问卷设计成两个不同的版本:问卷中的所有问题完全一样,但部分问题的答案形式不同,一部分采用奇数答案形式设计,另一部分则采用偶数答案形式设计。每一种版本问卷印制的数量相同(各占二分之一)。在将问卷分发邮寄到各个调查城市的调查者手中之前,笔者将每个城市的 200 份问卷均按两种版本一份一份地交叉排列。并且,整个操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各地负责调查的研究者并不知道该问卷有两个版本。所以,调查问卷的实际发放完全处于一种随机化的状态中。最后汇总统计的结果也表明,在收回的 2357 份有效问卷中,两种版本的问卷数量分别为 1168 份和 1189 份,比例相差不到 2%(从表 1 中还可以看出,两种版本在其他各项指标的分布上也非常的均匀)。

由于我们采取了随机化的方法来分组,因此,尽管我们事先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两个组的对象在各种特征上的具体分布状况,但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分布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对实际调查数据进行样本分析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推测。下面表 1 是对样本中两组对象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等多种个人基本背景特征上的百分比分布和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表 1 两组对象的个人背景分布及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百分比 %)

		甲组	乙组	显著性检验
性别	男	48.0	48.8	P=.711
	女	52.0	51.2	
年龄	18~21 岁	15.8	16.7	P=.101
	22~27 岁	61.0	56.8	
	28~31 岁	23.2	26.5	
	(均值)	(24.9 岁)	(25.1 岁)	
文化程度	初中	7.3	8.4	P=.339
	高中	25.3	27.2	
	大专	26.3	26.9	
	本科	37.0	34.4	
	研究生	4.1	3.1	
婚姻状况	未婚	70.1	67.2	P=.326
	已婚	29.3	32.2	
	离婚	0.6	0.6	
是否独生子女	是	41.2	38.0	P=.119
	否	58.8	62.0	

续表 1 两组对象的个人背景分布及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百分比 %)

		甲组	乙组	显著性检验
城乡背景	城市	52.8	53.4	P=.889
	镇	26.4	25.5	
	乡村	20.8	21.1	
是否与父母同住	是	63.0	62.0	P=.640
	否	37.0	38.0	
样本规模	(n)	(1168)	(1189)	(2357)

说明:1. 青年职业的答案类别有 15 项之多,为节省篇幅,没有在上表中列出,其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P=.945;说明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布上几乎完全相同。2. 表中列出的样本规模是总的数目,每一项分类统计中会有少量缺省;

表 1 的结果表明,我们采用随机化方法所得到的两个组的对象,在各种个人背景特征上几乎完全一样(对城市分布、职业分布等特征的交互分析以及对其他问题的交互分析也得到同样结果,只是由于篇幅原因,此处未列出),卡方检验(以及 F 检验)的结果表明,两组对象之间在各种特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即是说,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两组对象看作完全相同的两个复制品。

正是根据这一结果,我们可以有下列直接的推论:样本中的两组对象总体上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对于完全相同的问题,比如“是否赞成父母替子女相亲”等等,两组对象总体上也具有完全一样的心理反应分布,即具有共同的回答倾向,他们回答这一问题的诚实程度和比例是相同的,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两个组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别。正是由于随机化方法的运用,使我们有效地控制了各种变量(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控制了多少种特征或变量,但我们却能肯定地知道,我们实际上控制了一切变量)。这是本文展开分析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2. 两种不同的答案设计方法

有了两个完全一样的对象组,只是为我们的特殊实验建立了基础。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对不同的组给予不同的“实验刺激”——即在不同的组中使用不同的答案设计方法。本研究中总共有九个题目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答案设计方法,这九问题是:

- 你是否赞成父母替子女去相亲?
- 对你爱人,你父母满意吗?
- 你爱人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
- 你与父亲之间关系怎样?
- 你与母亲之间关系怎样?

日常生活中,你遇到烦恼或心情不好时,会与父亲交谈吗?

日常生活中,你遇到烦恼或心情不好时,会与母亲交谈吗?

日常生活中,你父亲遇到烦恼或心情不好时,会与你交谈吗?

日常生活中,你母亲遇到烦恼或心情不好时,会与你交谈吗?

这九个题目中,涉及态度问题的一个,涉及评价性问题的四个,涉及事实性问题的四个。对它们的答案设计分别采用无中间项的四个答案形式和加上一个中间项的五个答案形式。两个版本的问卷中两种答案形式交叉设计,即每一个版本中都既有四个答案的形式,也有五个答案的形式。具体做法是甲版本问卷中某些问题用的是四个答案时,乙版本问卷中对应问题则用五个答案;甲版本问卷中的另一些问题用的是五个答案时,乙版本问卷中对应问题则用的是四个答案。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回答者形成答题偏好和填答惯性。

二、结果与分析

表 2 是两组调查对象对这九个问题的回答百分比及其分布的统计和比较。

表 2 两组调查对象对九个问题的回答及其分布统计(百分比%)

	答案	甲组	乙组
1. 是否赞成父母替子女去相亲? (未婚者回答)	非常赞成	2.3	1.4
	比较赞成	12.8	4.3
	无所谓		32.8
	不太赞成	47.0	28.1
	很不赞成	37.9	33.4
	样本规模(n)	(813)	(793)
2. 你的爱人,你父母满意吗?已 婚者回答)	非常满意	36.4	35.2
	比较满意	55.4	48.3
	一般		12.0
	不太满意	7.9	2.6
	很不满意	0.3	1.8
	样本规模(n)	(343)	(383)
3. 爱人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如 何?已婚者回答)	非常好	35.7	35.0
	比较好	59.1	47.8
	一般		14.9
	不太好	5.0	1.0
	很不好	0.3	1.3
	样本规模(n)	(342)	(383)
4. 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怎样?	非常好	52.7	52.9
	比较好	33.6	40.9
	一般	11.8	
	不太好	1.2	5.4
	很不好	0.8	0.8
	样本规模(n)	(1164)	(1186)
5. 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怎样?	非常好	66.8	67.8
	比较好	27.7	29.3
	一般	4.9	
	不太好	0.5	2.8
	很不好	0.1	0.1
	样本规模(n)	(1164)	(1186)
6. 日常生活中,你遇到烦恼或心 情不好时,会和父亲交谈吗?	每次都会	5.2	3.2
	多数情况下会	30.9	22.4
	一半的情况下会		21.2
	少数情况下会	33.8	25.2
	基本不会	30.1	28.0
	样本规模(n)	(1158)	(1185)

续表 2 两组调查对象对九个问题的回答及其分布统计(百分比%)

	答案	甲组	乙组
7. 日常生活中,你遇到烦恼或心 情不好时,会和母亲交谈吗?	每次都会	13.8	11.5
	多数情况下会	37.0	28.8
	一半的情况下会		20.6
	少数情况下会	30.6	23.2
	基本不会	18.6	15.9
	样本规模(n)	(1159)	(1179)
8. 父亲有烦恼或心情不好时,会 和你谈吗?	每次都会	5.4	3.2
	多数情况下会	24.0	18.8
	一半的情况下会		16.8
	少数情况下会	36.5	28.1
	基本不会	34.2	33.0
	样本规模(n)	(1155)	(1178)
9. 母亲有烦恼或心情不好时,会 和你谈吗?	每次都会	13.2	11.9
	多数情况下会	40.6	34.3
	一半的情况下会		20.0
	少数情况下会	28.7	20.1
	基本不会	17.5	13.7
	样本规模(n)	(1155)	(1180)

表 2 的结果首先一致表明,当采取两种不同数目的答案形式时,调查结果会出现十分明显的分布差异。总体上,依据调查问题性质的不同,两种形式的答案之间的分布总差距(即增加中间答案时“吸引”的回答者比例,或者说,去掉中间答案时“流走”的回答者比例)从 5% 左右直到 33% 左右。这一结果启示我们,调查问卷设计中,不能忽视态度问题答案形式中有无中间答案的影响。

如果将表 2 中的九个问题按性质分为态度性问题(第 1 题)、评价性问题(第 2、3、4、5 题)和事实性问题(第 6、7、8、9 题),那么可以看到,态度性问题两种回答之间的差距最大,达到 33% 左右;事实性问题的两种回答之间的分布差距也比较大,大约在 17%~21%;而评价性问题的两种答案形式之间的分布差异相对较小,大约在 5%~15%。这一结果说明,问卷设计中对各种程度问题的答案采用有无中间答案的两种数目的设计时,对态度性问题调查结果的影响最大,对事实性问题调查结果的影响次之,对评价性问题调查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

仔细对比表 2 中两种形式的答案比例之间的差别,可以看出,有无中间答案对两个极端回答的影响相对较小,基本上两者差别都在 3% 之内;但对两个“比较级”的回答则有明显影响。这也即是说,中间答案的出现主要“吸引了”没有中间答案的问卷中两个“比较级”的回答(或者说,取消中间答案主要“增加了”有中间答案的问卷中两个“比较级”的回答)。这是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

结合三种问题类型来进一步比较和分析两种答案分布之间的差异,我们还可以发现,三类问题差异分布的特征是不同的。态度问题中,中间答案所“吸引的”主要是一部分反向的(即不赞成的)回答者(大

约 20%)，而“吸引”正向回答者的比例只有 10% 左右；这似乎暗示，中间答案的出现，为一部分原本持不太赞成态度的回答者提供了相对含糊同时也“相对安全”的回答方式。而在事实性问题中，中间答案“吸引”的两个方向的比例基本相当；评价性问题中，中间答案“吸引”正向的回答者的比例相对较多（大约在 3%~12%），而“吸引”负向回答者的比例则相对较少（仅 2%~4%）。这又似乎在暗示，当没有中间答案时，原本属于一般评价的回答，相对较多地“流向”了正面的评价。

三、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的逻辑，利用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得的经验数据，对问卷设计中有关态度、评价问题的答案设计的两种方法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调查中采用没有中间答案的偶数形式与采用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答案设计方式所得到的调查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大小依据问题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范围从 5% 左右到 33% 左右。相对来说，评价性问题两类答案设计所得结果之间的差别较小，而态度性问题和事实性问题两类答案设计所得结果之间的差别较大。同时，中间答案的出现主要“吸引”的是没有中间答案的问卷中两部分“比较级”的回答者，而对两个极端回答者的影响不大。其“吸引”的程度和方向又依问题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态度问题中，中间答案所“吸引”的比例最大，尤其是对否定方向的回答者；事实性问题中，中间答案所“吸引”比例也较大，但两个方向的比例相当；评价性问题中，中间答案所“吸引”的比例最小，且主要是对肯定方向的回答者“吸引”较多，对否定方向回答者“吸引”的比例则较少。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笔者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对两类答案形式的评价和应用问题，也可以说是“中间答案”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有中间答案或者没有中间答案这两种答案形式各有什么优缺点？问卷设计中是应该、或是不应该提供中间答案？笔者认为，无中间答案的偶数形式可以促使每一个回答者都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评价及其程度（属于“不知道”“不能回答”等情况者除外）。这是其主要优点。但这种偶数形式的答案忽略了人们的态度存在“不偏不倚”的中立状况的可能，具有“强迫”那些持有中立态度的被调查者在“非此即彼”的情景中做出选择的不足。而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则兼顾到了客观现实的情况，从这方面来说，有中间答案的

奇数形式具有优点，比较可取。但另一方面，奇数形式的答案设计又往往存在着一种为回答者提供可以隐藏其真实态度的机会和空间的可能。在这方面，奇数形式又不如偶数形式。

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和影响，社会研究者在实际调查设计和结果分析中又应该如何应用这两种不同的答案形式呢？依据本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对于两类答案差别较大的态度性问题、特别是比较敏感的态度性问题，以及事实性问题，研究者可以考虑用偶数形式的答案设计，以便可以相对“硬性”地要求回答者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迫使他做出明确反应。避免一部分回答者利用中间答案“隐藏”自己的态度倾向的做法。但在这样设计的同时要注意对结果的分析。当研究者在偶数答案设计的后面加上“不知道”或“不能回答”等答案时，如果发现选择这种答案的人数多得不太正常，那么，这种答案实际上同样起到了“隐藏”被调查者态度倾向的作用。因此，宁愿不设此答案。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少数人不填答此题，但即便如此，由于对这部分人进行编码统计时的结果与其选择“不知道”或者“不能回答”的结果相同，都是作为缺省值处理，而不会计入统计分析的样本中。而对于差别相对较小的评价性问题，以及不敏感的态度性问题、事实性问题，则尽可能采用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以便全面反映不同回答者的程度差别。特别是在对被调查者如实回答问题具有较大把握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采用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

其次，与两种不同的答案形式有关的认识论问题。两种不同的答案设计所形成的这种差别对调查的结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对于同一群人采用两种不同的答案设计方法，就会得到两种不同的态度结果。那么，哪种结果更接近客观现实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回答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

一是“中间答案”所指示的是不是一种现实状态？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态度、看法、评价等等，是否会存在着中间答案所指示的那种状态？

二是如果存在这种状态，那么研究者在调查中通过中间答案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准确反映了这种现实状态？

如果认为现实中人们的态度根本就不存在中间状态，即人们的态度只会有倾向性，要么偏左，要么偏右；要么激进，要么保守；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没有中间性。那么，偶数形式的答案设计就是最为恰当的。但如果认为现实中人们的态度确实存在中间状态，即的确有人既不偏左，又不偏右；既不激进，又

不保守；既不赞成，又不反对。那么，有中间答案的奇数形式就是恰当的。

在笔者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态度、看法、评价等等，客观上是会存在中间状态的。因此，中间答案是符合现实状况的，问卷设计时应该增加中间答案。但同时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中间答案的调查结果可能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中具有中间态度的人的比例。因为，调查中得到的中间答案的结果，既可能反映了一部分客观存在的中间态度者的状况；即有一部分人的确对某一问题没有倾向性的态度；但同时也可能为另一部分人提供了隐藏自己态度的机会和场所。因此，社会调查中所得到的中间答案的结果，很可能是前一部分具有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人与后一部分“隐藏”了其态度和倾向的人所共同形成的比例。本研究的结果为我们认识两种答案设计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提供了清楚的依据。特别是对于采用偶数答案方式设计的调查结果与实际社会中人们的主观态度、客观行为、状态评价之间的可能差距，以及采用奇数答案方式设计的调查结果与实际社会中一部分人将自己的主观态度、客观行为、评价状态“隐藏”于中间答案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待各种调查结果和研究结论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最后，本研究所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本研究虽然发现两种答案设计方式所得结果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研究结果本身却无法区分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别所体现的“谁是谁非”。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无中间答案的偶数设计结果人为地将本来有中间态度和评价硬性分成“非此即彼”？还

是有中间答案的奇数设计为那些本来有倾向性态度和评价的被调查者提供了“隐藏”其真实态度、观点和评价的“空间”？如何从中间答案中区分或排除这些“隐藏者”，将是今后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设计出新的研究方案，收集新的经验证据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此外，本研究得出结论时所依据的九个问题的性质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也需要注意，特别是态度测量的问题仅有一个题目，数量实在太少了，所以在接受相关结论时其可靠性尤其值得考虑。☒

【参 考 文 献】

- 巴比. 2000. 社会研究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纽曼. 2007. 社会研究方法: 定性与定量的取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贝利. 1986.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风笑天. 2009. 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 何时开始? 会有多长? [J]. 社会科学, (01).
 邢占军, 张燕. 2010. 党政领导干部心理工作环境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02).
 孙秀林, 雷开春. 2012. 上海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J]. 青年研究, (04).

收稿日期 2012-08-27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风笑天(1954~), 湖北浠水人, 博士,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南京, 邮编: 210093。

蒙元耀《壮汉语同源词研究》出版



蒙元耀所著《壮汉语同源词研究》以身体部位名称、常见动植物以及日常事物等为研究对象，并由此旁涉壮语的构词法，运用音韵学原理和相关的语言学理论，通过语音和词义的对应，探讨了二百多条壮汉语常见词目的渊源关系，藉此追寻壮语部分词义的本源，并探求壮、汉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

壮侗语与汉藏语的关系目前存在着多种解释。经过精心比较分析，《壮汉语同源词研究》提出，壮汉语之间的关系确实出自上古，两者存在共同的来源。同时，因讨论的材料不局限于壮语和汉语，也涉及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故《壮汉语同源词研究》实际探讨的是壮侗语族与汉藏语群团的历史关系。作者认为，语言事实显示壮汉语是有共同来源的两大语言，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抛弃那些否定壮汉语存在同源关系的说法。

《壮汉语同源词研究》由民族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胡不飞)